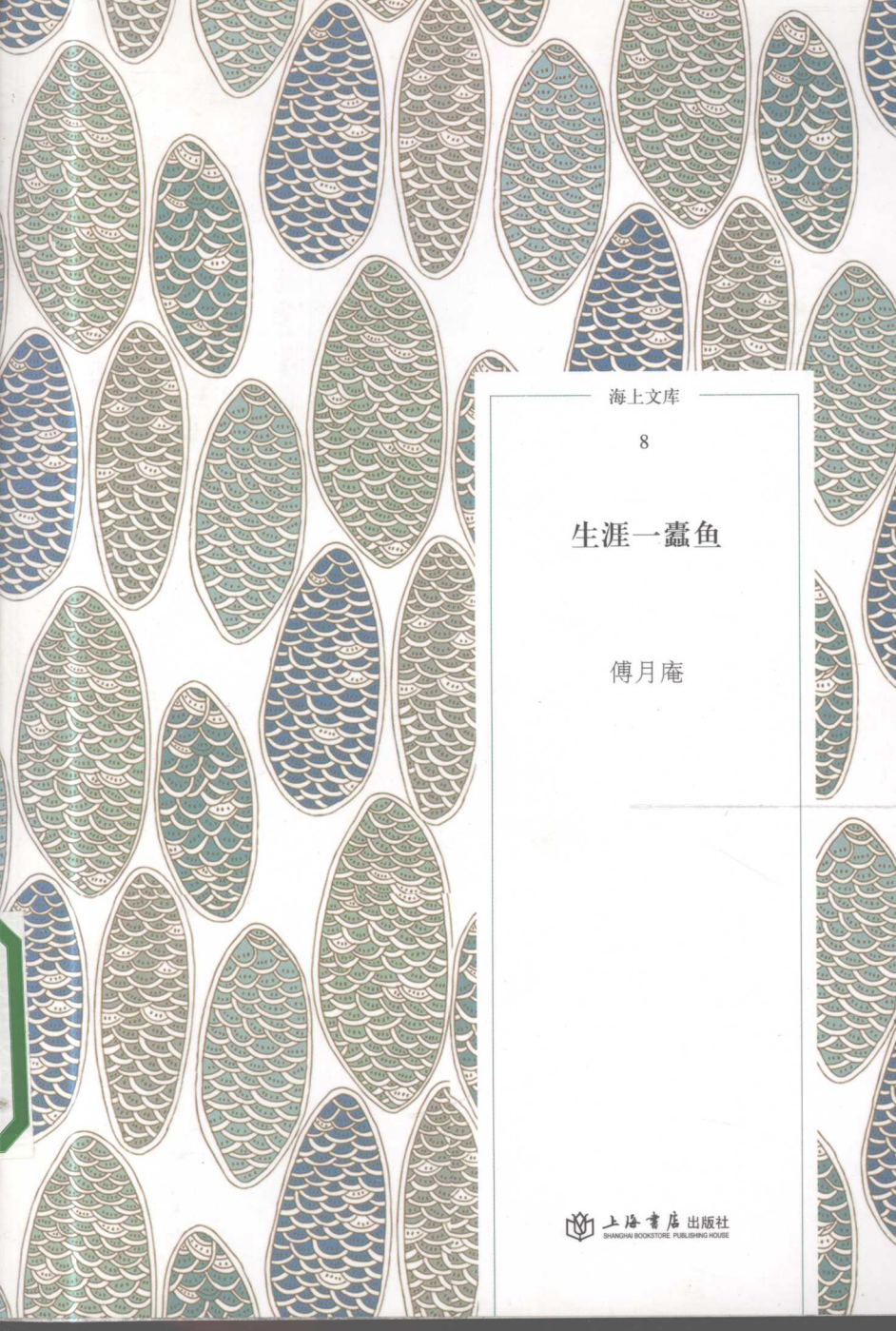




海上文库

8

生涯一蠹鱼

傅月庵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海上文库

8

生涯一蠹鱼

傅月庵

6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涯—蠹鱼 / 傅月庵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5

(海上文库; 8)

ISBN 978 - 7 - 5458 - 0059 - 3

I. 生... II. 傅... III. 文学评论—文集 IV. I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0403 号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 - 2007 - 543 号

生涯—蠹鱼

傅月庵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特约编辑 / 陆 灏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 ewen. cc www. shsd. com. 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15,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059 - 3/1·21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林皎宏

本书由台北远流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目次

春【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堂吉诃德	3
鲁拜集	7
湖滨散记	11
大亨小传	15
拉特兰农庄上的老鼠	19
长夜漫漫路迢迢	23
爱情万岁	27
呐喊	31
吴宓与陈寅恪	36
围城	40

文学杂志	44
传统下的独白	48
带子狼	52
小拳王	56
宫本武藏	61
河的星尘往事	63
夏【读史宜夏，其时久也】	
我馆风雨飘摇之中	71
书人一日·阅读一天	75
四月的马修·史卡德	81
纽约的秋天	86
我的老师和他的书	89
天末彤云黯四垂	97
秋【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	
老舍印象	107
向守礼仙致敬	113
书本有情——周梦蝶的人与字	118
写作就是我的生活	124
我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圣人	128

我就是我的书	133
这些人不需要奖赏!	138
关于村上春树	146
欲回天地入扁舟的白发欧吉桑	151
走在推理与历史的道路上	154
人魂时代身世的宫尾文学	159
冬【读经宜冬，其神专也】	
关于作家这种动物	167
焦虑的笔名，笔名的焦虑	172
求求你，不要再写了啦!	176
临终的眼·死亡的脸	181
抄书	185
作家的地图·文学的城市	189
四月读诗天，人间好光景	193
五月的浪如云	197
关于网络书店的一些胡思乱想	201
快雨时晴札记	205
 后记	 214

春

【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堂吉珂德

一六〇五年，这位满脑子奇情异想的西班牙绅士，手提钝长矛，身穿烂盔甲，带着一个蹩仆，骑上一匹瘦马，近四百年来，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十七世纪时，他被当作疯子；十八世纪的人们视他为可笑又可爱的傻子；到了十九世纪，摇身一变，他却成了一个悲剧人物。德国文豪海涅干脆承认，每隔五年，总会再跟绅士约会一次，每次印象都不相同。最初，塞万提斯仅仅是为了讽刺盛行的骑士小说而创造出“堂吉珂德”这个角色，事实却证明，他是西洋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典型人物之一。

例如，俄国文学家屠格涅夫便曾将“堂吉珂德”与“哈姆雷特”相提并论。认为前者代表信仰与真理，满怀热情，

勇往直前，以成就自己所信仰之真理，虽牺牲一切在所不惜；后者则代表怀疑与分析，凭借理智，批评万物，一切反归诸己，最终甚至连这唯一的自我也无法相信了。这两种性格，恰巧代表二元的人间性，彼此撑持，互相激荡，人类文明方得以不断进步下去。

《堂吉珂德》故事虽然分成第一、第二部，篇幅厚达千页以上，内容却十分简单：没落的乡绅地主堂吉珂德，耽读骑士小说，将现实与虚构混为一谈，自命为游侠骑士，决心遍历世界除暴安良，维持人间正义公理。于是单枪匹马，带了仆从桑丘，出门冒险。一路饱受挫折，一事无成。最终只得返转故乡，抑郁而终。塞万提斯写完小说第一部时，已经五十八岁，穷途潦倒，几度进出牢狱。因此有一说，他这部杰作就是在监狱中完成的。一六〇五年，小说出版后，受到一致喝彩。出版家、翻版书商赚饱了钱囊，可怜的塞万提斯却被撇在一旁，继续一贫如洗下去。著作权毫无保障的这种不幸，却让后代有幸看到第二部分的《堂吉珂德》。原来当时不但盗版风行，还有人狗尾续貂，偷偷写起续集来了。塞万提斯看到后大为震怒，痛感笔下人物性格惨遭扭曲，于是发愤埋头写作，一六一五年，“正港”续编出版，隔年他就

与世长辞了。真是好险!

《堂吉珂德》很早便已传入中国。清末民初，陈家麟与林纾两人就一说一写，以古文译成小说第一部，题名《魔侠传》。后来，翻译家傅东华也出过一个白话译本，不过所根据的还是英译本。据说，著名诗人戴望舒一辈子念兹在兹，努力学习西班牙文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从原文直接翻译《堂吉珂德》，可惜译事未半，诗人就赍志以终了。这个愿望一直要到八十年代，才由当代才女，也就是钱锺书夫人杨绛女士完成。杨绛译本不但文笔流利，还斟酌比对过好几个西班牙文版本。一九八五年一问世，立刻轰动海内外，隔年西班牙国王还特别颁发“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来表彰她的成就与贡献。

除了写小说、写诗，塞万提斯一生还创作过好几十个剧本。当然，因为死得太快，《堂吉珂德》并未被他改编成剧本。后世许多人因此都曾经尝试从这一部堂皇巨著中改编出一个足以显现“堂吉珂德”精神的剧本，可惜都没有成功。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著名剧作家魏索曼 (Dale Wasserman) 才总算编出动人的《梦幻骑士》(Man of La Mancha)。剧中塞万提斯与堂吉珂德角色交叉出现，让人简直分不清何者

为真？何者为幻？全剧最后的合唱，如今已成了脍炙人口的经典诗篇：

憧憬那无法实现的梦想，
击败那不败的敌人，
忍受那无法忍受的哀愁，
奔向那勇者弗敢去的地方……
虽然目标迢迢在远处，
虽然旅途疲乏多辛劳，
仍须攀摘那不可企及的星宿，
虽然它在无法想像的高度。
生活要意气昂扬向蓝天，
无远弗届无涯限。

每次翻读这两本书，总是笑出眼泪，心转沉重。因为心中明白，堂吉珂德绝不比我们可笑，至少——他始终有梦，行动到底！

鲁拜集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有一间特别的收藏室,典藏着某位诗人某一作品的五百种不同版本。你猜会是谁?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T. S. 艾略特的《荒原》? 不, 都不是。这位诗人来自波斯, 白天诗酒自娱, 夜间仰望星空为乐。知道了吧? 没错, 那就是奥玛·珈音 (Omar Khayyam) 的《鲁拜集》(*The Rubaiyat*)。

奥玛·珈音生在十一世纪的波斯, 约略等于中国北宋时代。波斯人惯常以职业为姓名, “珈音” 是 “帐篷匠” 的意思, 因此推测他可能从事过这一行业。据说, 他与当时的宰相是同学, 加上本身天文学、数学造诣精深, 因此, 二十四岁便被任命为 “天官”, 参与修订当时的日历。他身后所留

下来的，多半是像《阿基米得几何难题》、《论印度平方根求法》这一类专门的数理论述，《鲁拜集》绝非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

然而，后人对他推崇备至的却偏偏就是《鲁拜集》，这又是怎么回事？

当然，上帝或造化或历史，从来都是喜欢作弄人的。此其一也。再者，珈音若非在数百年后巧遇一名英国知音，只怕他的诗名也不会如此显赫。今天，世人最喜欢的《鲁拜集》，多半都是所谓的“费氏译本”。费氏，指的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他出身十九世纪初英国上流家庭，是剑桥毕业的文艺青年，因为继承庞大家业，生活无虞，多半时间都花在读书写作之上。他很会写信，也爱写信，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首屈一指的书信大师。费氏生性疏散，大有吾国魏晋风度，有一回特地搭船到荷兰看一幅名画，旅途困顿，好不容易到港后，谁知他老兄伸手一试，发现风向正适宜返回英国，立刻掉转头，打道回府。只差没说那句：“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画’！”

菲茨杰拉德是从牛津大学波德莱图书馆看到波斯文《鲁拜集》的。所谓“鲁拜”(Rubaiyat)，意指“四行诗”。

费氏一读之下，大为欣喜，立刻着手翻译：“我的翻译是很不合规矩的；有时我把好几首缩成一首。”“我想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下苦功翻译，虽然我并不求逐字直译。”换言之，他的翻译是要“传其神”，而不在“摩其形”。这种“衍译”方式，见仁见智，后来有着不同的评价。就连费氏自己也一再斟酌推敲，第一版本花了六年时间才完成，等到一八七九年第四版本出现时，他已经为这本诗集花了整整二十六年的光阴，而他一生也才不过活了七十五岁而已。

一八五九年《鲁拜集》初版时，销路并不好。两年以后，在“前拉斐尔派”艺术家罗赛蒂和年轻诗人史温朋等的推举赞扬后，才获得肯定。后来并越过大西洋，畅销到了美洲大陆。据说，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鲁拜集》再版、重译的总销售册数之多，仅有《圣经》可与之相比。

在中国，《鲁拜集》很早便被引介。一九一九年，胡适就曾译过两首。五年后，郭沫若又译了一〇一首。此后，江山代有“译人”出，朱湘、伍蠡甫、李霁野、王蒙等人都曾操刀过；在台湾，则有黄克孙、孟祥森、陈次云、施颖洲、唐德刚等的译作。盛况可见一斑。这些译作的底本，多半都是费氏本。最大的不同是，有些人认为波斯“四行诗”的格

律与中国“七言绝句”近似，加上有费氏衍译的先例，因此便采用“旧诗体”来翻译；其它则按民国以来英译诗惯例，以“新诗体”应付。这种分野，使得原本就热闹非凡的中译本，更加丰饶多彩——黄克孙的译本便是旧诗译法的代表作；而陈次云和孟祥森的新诗译法，却又因为两人所根据的版次不同，加上一个学外文，一个学哲学的背景，而呈现截然不同的风貌。至于晨钟出版社把两个译本辑为一书，前后同为封面的装帧设计，更是台湾出版史绝无仅有的一次。

一一二二年，奥玛·珈音临死之际，要求“葬我于北风可以将玫瑰散播于其上的地方”。一八八三年，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也死了。一位英国学者评论说：“奥玛原来的波斯玫瑰碎花瓣，经过菲茨杰拉尔德这位英国术士的符咒，变成了朵朵鲜花。”——长眠在沙漠地下的珈音恐怕没有想到，散播玫瑰的“北风”竟是隔了七百年后，才从遥远的英伦三岛一路强劲地吹了过来……

湖滨散记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

一百多年来，美国作家梭罗的这一段话，为多少陷身于喧嚣浮世的人间男女描绘出一个“桃花源”般的梦想——自给自足、与世无争、涤荡心灵。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绿色意识抬头、环保观念成形后，《湖滨散记》这本书更成为自然写作的典范。谁不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梭罗一样，